

《你的我的 Yours Mine 2.0》 跨國遠端創作計畫成果

距離發想這計畫已過三年，在 2020 這特別的一年補完更多版本，也獲得了更多意想不到的回饋與收穫。Céline Papion 法籍大提琴家，目前工作居住於德國法蘭克福；Irene Sorozábal 西班牙籍女中音、木笛演奏家，現居於荷蘭阿姆斯特丹；Sarah Claman 紐西蘭籍小提琴家，現居於西班牙巴塞隆納。三位年齡、居住地、母語皆不同的表演者，從他們身上獲得許多不同的反饋。

令人驚訝的是，這三位表演者不約而同地於表演形式上做了相同的決定：皆以一鏡到底的錄影音方式呈現這作品，彷彿現場演出。在經過多次的線上來回討論，錄影音編輯確認，終於將三位表演者的檔案彙整於網站上：

<http://i-llycheng.com/yours-mine>

2020 全球疫情蔓延的一年，讓三位演奏家在生活與事業上面臨不少挑戰，而《你的我的》此計畫所探討的人、語言、地物皆反應於他們的作品成果。以下是工作過程中獲得的反饋：

Irene Sorozábal-

《你的我的》是個驚豔的合作。對我而言，演奏家與作曲家於音樂中，通常是兩個分開的角色，然而在這計畫中最大的挑戰是我要游移於這兩個角色，並清楚地做決策。我最享受計畫最開始的步驟，因為問卷的提問，我開始聆聽周遭的聲景，哪些是我喜歡的，哪些是我不悅的，因此讓我更關注生活周邊的聲響。這個過程啟發我關注更多疫情如何改變我的居住城市、我的生活方式，或者我於感官上如何經歷這樣的改變。然而，接下來的步驟是更有挑戰性。我對於如何整合我的創作想法，與演奏技法讓感到困惑。作為一個表演者，我希望依照我的直覺去選擇素材，真誠地回答問卷的問題。然而，這些素材帶入既定的曲式，延伸出了技術與美學考量上的問題。關於表演上，也延伸出了一些類似之前提出的疑問：曲式之外我有多少的自由度？我應該以一個表演者或是一個作曲家的角度來作決定？我應該要顧全音樂整體多少，質疑問卷原本的問題多少？我應該要遵循我的美學創意，音樂想法，或是樂器演奏等實際考量去選擇素材呢？最後，在執行過程中我逐一地找到答案。而最重要的是，這些來回的疑問啟發我更深入思考如何演譯任何存在的作品。

Céline Papion-

關於作曲家與演奏家的關係在近十年來展開了不少關注與討論。對於共同創作，我有較多在巴黎工作的經驗，而大多是作曲家表演他們自己的作品，或者演奏家參與較多概念的內容。

這類的引導原則容易演變成“準備好面對不誠實”！因為事關乎於每個人的美學與參與度，通常結果會變得十分個人化。老實說，此計畫是我參與的眾多當代音樂作品中，最棒的機會之一，在過去幾年我對於此類的作品一直有著高度興趣。因此，當伊里詢問我是否願意參與《你的我的》計畫，我馬上感受到自己的熱情。

由於樂譜的建構系統，表演者可以給予他私人對於美感、情感、音色等之想法。於此計畫，共同創作的過程非常清楚地被指示與規範。伊里對於所有問題都能快速反應，並且適當給予指引與提問，讓“演奏(玩)”變得有意義。

第一個步驟是製作草稿，將不同的聲響、文章、文字填入問卷與樂譜。然後，在練習的過程中我偶然發現了一些有趣的結合。例如：法語的謝謝與 Desproges 談論對於回聲之厭惡重疊在一起。因此，我決定實驗這些效果，去安排他們的組合，讓一些意料內或意料外的組合發生。

我也決定開放看待作曲家/表演者的角色，將觀眾也納入這個作品的考量：如第二段口白部分，我特別挑選“對著觀眾”陳述文章片段。當然，語言是混和的(英、法、中)，每位觀眾也許對不同的語言理解能力與想像各有差異。

最後，我個人特別喜歡這個作品的基底環境聲音選擇，它代表著特定的時間與地點。這讓我收集了 2020 年的環境聲響，如特殊的一年之日記。

由於此作品的開發性，我希望能持續反思、重塑和重新演奏，以完全不同的內容，去看看如何給予此作全新的樣貌，並且最終能於公開場合演奏！

註：Céline Papion 原先計畫此作於 Internationales Digitalkunst Festival in Stuttgart 演出，後來因為疫情再次爆發而取消。

Sarah Claman-

真的很開心能參與這個令我深深共鳴的計畫。身為即興演奏家和音樂創作者，我喜歡這個開放且能讓我塑造個人特質的作品。

與伊里的溝通對我而言非常有幫助，但同時我也擁有自己的發揮空間。樂譜的指示十分詳盡，從計畫介紹、過往回饋、問卷以及樂譜內容，讓人完全沒問題地解讀(除了創作中必經的過程問題)。

我喜歡問卷內這些尋找周遭聲音、文字和旋律的過程。對我而言，正確的發音中文是極富挑戰性的，然而我也思考著不正確的發音，正符合這作品的核心一個體獨特性。

我決定去收集我的日常的聲響，收錄家中的聲音，出門採集街上以及不同公共空間之聲響。再來回播錄音去尋找喜愛以及厭惡的聲響素材，單從聽覺感受篩選，而不受嗅覺或視覺的影響。

在錄音技術上，由於我的嘴巴是非常接近小提琴的發聲位置，我決定將人聲以及樂器聲響錄製成同軌。這個有意識的決定是源於我享受這種說與演奏同時發生的狀態，並且希望於錄音時也是如此呈現。我希望人聲與小提琴聲響是融合在一起的，並且接受會因此失去一些發音清晰度。在現場表演狀態時，我也會希望環境聲響(電聲)部分是靠近小提琴與說話的發聲位置，讓所有的素材是融合在一起。

我認為這首作品完全回應了作曲家與表演者之關係探討，特別對於表演者的角色和任務。在此計畫讓我必然參與了作曲的過程，然而伊里在此計畫意圖不僅於此，同時也包含不同文化的界線與衝擊，對我而言這是非常貼近我的靈魂，比起古典作曲/演奏的關係，我在這當中獲得更大的共鳴。感謝伊里邀請我參與這個計畫！

整體反饋-

- Covid19 期間大大了改變我們生活周遭的聲景：如果我能夠去那些平常能去的地方，問卷內的聲音選擇必然會不同。此外，由於隔離與公共場所管制的緣故，2020 年的聲景也產生了巨變。
- 我選擇我自己演奏旋律，然而我無法說這是最喜歡的旋律。在整個過程中，我必須顧及作品整體連接狀態，選擇適合整體的旋律而非我最喜歡的旋律。
- 由於這個計畫內容，在執行過程中讓我更深入探索我的樂器質地。
- 製作一個大家能讀的樂譜在此計畫是否重要? 答案通常是肯定的，然而在此作的情況，表演者組織並演奏他們所選的素材，這份樂譜在過程中變得十分個人化。由於表演者是唯一演奏此作的人，讓每個人讀懂這樂譜(手稿)似乎不是必要的情形了。
- 即使此作品並未指定演奏速度，為何所有表演者的速度卻相似? 據說人類的演奏會受心跳速率影響，而且大部分人有著正常的心跳速率。